

KEHUANDASHIJINGDIANYICONG

科幻大师经典译丛

大战火星人

[英]威尔斯等 著
罗红英 改编

连环画出版社

科幻大师经典译丛

大战火星人

[英]威尔斯等 著
罗红英 改编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火星人 / (英) 威尔斯 (Wells, H. G.) 著 ; 罗红英
改编. — 北京 : 连环画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56-2470-2

I. ①大… II. ①威… ②罗… III. ①科学幻想小
说—英国—现代—缩写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0346号

大战火星人

统 筹: 金色少年

总 策 划: 刘成林

作 者: [英] 威尔斯著

罗红英改编

责任编辑: 尹 然

出版发行: 连环画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印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80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6-2470-2

定价: 23.80元

目 录

大战火星	赫·齐·威尔斯	001
------	---------	-----

第一部

第一章 战争前夕	001
第二章 陨 星	005
第三章 霍散尔的草地上	008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010
第五章 热 光	012
第六章 恰伯罕路上的热光	015
第七章 我怎样回到家的	016
第八章 星期五晚上	019
第九章 战争开始了	021
第十章 在风暴中	025
第十一章 在窗边	029
第十二章 我所看见的威伯利奇和歇盘登的破坏情况	033
第十三章 我是怎样遇到牧师的	041
第十四章 在伦敦	045

第十五章 发生在秀兰的事·····	052
第十六章 逃出伦敦·····	057

第二部

第一章 脚 下·····	066
第二章 我们从毁坏房子里看见了什么·····	071
第三章 被困的日子·····	078
第四章 牧师之死·····	081
第五章 寂 静·····	085
第六章 十五天里造成的破坏·····	087
第七章 彼尼山上的人·····	089
第八章 死亡的伦敦·····	101
第九章 废 墟·····	107
第十章 尾 声·····	111

与拉玛会合·····	阿瑟·克拉克 114
------------	------------

大战火星人

[英] 赫·齐·威尔斯

第一部

第一章 战争前夕

在 19 世纪末，没有人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正在被一种比人类更先进，并且同样也不免会死亡的智慧生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又有谁会相信，当人类正在为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时候，他们被专心致志地研究着，像人们用显微镜研究一滴水里蠕动繁殖的生物一般仔细。自高自大的人类来往于世界各地，忙于自己的事，自以为控制了物质世界的一切。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恐怕也不乏这样的幻觉。没有人想过宇宙中更古老的世界会成为对人类产生威胁的根源，或者认为其他星球上根本就不可能有生命形式存在。地球上的人们至多想象着火星上还会有人类生存，也许他们远比人类落后，正渴望着传教士的光临。然而穿过浩瀚的太空，实际上有一些智慧生命，他们的智慧和我们相比，简直就像我们跟野兽相比一样。这些更有理性、更冷酷并且毫无同情心的智慧生命正在用嫉妒的眼睛观察着地球，慢慢地，却坚定地准备着对付我们的计划。于是 20 世纪初人类的灾难降临了。

我几乎用不着提醒读者，火星在离太阳 1.4 亿英里的轨道上运转着，它从太阳上得到的光和热量刚刚够得上地球的一半。如果星云的假设正确无误的话，火星一定比我们的星球古老得多；在地球结束融化状态很久以前，火星上的生命就肯定已经开始了。由于火星的体积只及地球的七分之一，它得以比地球更快地降到适合生命孕育的温度。它有自己的大气、水和所有对生命存在有利的

条件。

但是人类是这样的自负，几乎成了睁眼的瞎子，直到 19 世纪末，还没有一个作家说过智慧生命会在离地球那么远的地方形成。也没有人能明白，因为火星比地球古老，表面积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而且离太阳更远，火星上的生命起始的时间更加遥远，并且已经很快接近终结了。

热量向空间放射造成行星冷却的过程地球上早晚也会发生，然而火星上已经比我们更早完成了这个过程。火星的大部分情况对我们来说依然很神秘，但我们知道在它的赤道地点中午的气温仅仅相当于地球最寒冷的冬季。火星的大气比我们的稀薄得多，它的海洋面积已经缩减到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南北两极的冰川在周期漫长的季节变化中积蓄和消融，定期地淹没火星上的温带地区。行星的末日对地球来说还非常遥远，可是对火星星人却是眼前的危险。这种迫切的压力锻炼了火星星人的智慧，赋予他们更强大的力量，也使他们变得铁石心肠。用我们仅仅能用幻想出来的设备和工具观察着星空，他们发现，在仅仅 3500 万英里的地方，靠近太阳的一侧有一颗充满希望的晨星，那就是我们温暖的地球。它上面有绿色的植被和灰色的水域，飘浮着云层的大气证明了土地肥沃，透过这些云层可以看到人口密集的宽广陆地和船只来往的海洋。

我们地球上的人对他们来说，就像猿猴和狐猴一样可怜。我们已经认识到，生活就是不断的生存竞争，火星星人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世界已经冷却，而我们的星球仍然生机勃勃，不过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低等生物。通过战争夺取地球这个靠太阳更近一些的星球是他们逃脱灭亡的惟一希望。因为每过一个世纪，他们就离毁灭更近了一些。

不过在我们对火星星人作出严厉的批评之前，应该记得我们人类不但残酷杀害了动物，比如美洲野牛和渡渡鸟，还杀害了自己的很多“低等”种族。塔斯马尼亚人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人，但欧洲的移民在种族灭绝的战争中只花了 15 年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光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当作传播上帝福音的人而却抱怨火星星人的想法呢？

火星星人似乎对自己的降落计算得非常精确——他们的数学显然远比我们先进——他们同心协力地做好了准备工作。如果我们有更先进的设备，在 19 世

纪末我们应该能看到这些灾难。有些人，像沙柏雷利观察火星（顺便提一句，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火星当作战神之星）时就发现并在自己的地图上记录了一些颤动的光点，但却无法说明这些光点的起源。火星肯定是在这段时间里做好了准备。

在1894年的冲期（即火星运行时离地球最近的时期），人们在火星表面上闪光的部分发现了一道强光，这最早是由力克天文台发现的，然后给尼斯的彼洛丁和其他的观察者相继发现了。英国的读者最早在8月2日的自然杂志上读到这个消息。而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由火星上的巨型大炮发射的火光，它们被安放在火星上巨大的深坑中向地球方向射出。在其后的两个冲期里，火星上又出现了奇怪的光线。

6年前起了风暴。火星又接近了冲期，爪哇岛上的劳威尔向国际天文局发电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火星上喷射出一团炽热的气体。这件事发生在12日的午夜，劳威尔通过分光镜看到一大团燃烧的气体，主要是氢气，以惊人的速度向地球移动。这团火焰在12点1刻以后就看不见了。他把火星上突然而猛烈迸发出的巨大火焰和气体比做“炮口中冲出的火焰”。

劳威尔的比喻没有错。然而第二天的报纸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只是在《每日电讯》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整个世界对人类即将面临的威胁一无所知。如果不是遇到了奥特夏的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的话，我也不会知道火星上这次气体的爆发。他对这次爆发非常感兴趣，立即邀请我当晚到天文台跟他一起进行彻底的观察。

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仍然记得当晚在天文台守夜的情景：黑暗而沉寂的天文台，带罩的灯笼在地板角落上投下的微光，望远镜上滴答作响均匀的钟声，屋顶上狭长的开口，透出星辰密布的天空。奥吉尔维走来走去，虽然看不到人影，但他的声音清晰可辨。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深蓝色的小圆圈，一个圆圆的星星在这个视野里浮动着。它看上去那么小，那么亮，一动不动，上面有些横穿的条纹，稍微有些呈扁圆形。然而它那么亮，银光闪闪，简直就是一个发亮的发光的别针头！它似乎在轻微抖动，但实际上这是望远镜的发条装置的摆动引起的振动，它把那颗星紧紧锁在视野里。

我看着这颗星，它好像忽大忽小，时远时近，但这只是因为我的眼睛疲劳了而已。它离我们 4000 万英里——超过 4000 万英里的空间。很少有人理解飘浮无数星辰的空间的广阔无边。我记得在这颗星附近，有三个极小的光点，三个遥远的星星，周围是深不可测的无边宇宙。你一定知道黑暗寒冷的夜里，星空看上去是什么感觉，在望远镜里看去则更加深邃。然而我却无法看到它们向我们这里发射出的东西，因为它们太小，离我们太远，却正穿过遥远的距离，以一分钟几千英里的速度迅速地朝我们飞来。这些东西将给地球带来无数的战争和死亡。当时我绝没有想到这些，地球上也没一个人能够想到。

那天晚上，这颗遥远的行星上又喷出了另一团气体。我看见了它。当测时表报时午夜 12 点时，火星的边缘又喷出了火光。我告诉了奥吉尔维，他坐到了我的位子上。那晚很温暖，我又有些口渴，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放着苏打水的小桌子边上。这时奥吉尔维看见了向我们冲来的气体，惊叫了一声。

当晚火星上又有一团气体射向了地球，那正是第一团气体射出的 24 小时之后。我记得当时坐在桌子旁，四周一片黑暗，火红色和绿色的光点在眼前闪过。我很想抽根烟，并不清楚那些光点意味着什么。奥吉尔维一直观察到 1 点钟才停止，然后我们点上灯笼朝他家走去。山下的奥特夏和契切两个小城一片漆黑，居民们正在沉睡之中。

他对那晚火星上发生的事有很多的猜测，并且嘲笑火星人在向我们发信号的想法。他认为可能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雨，或者是猛烈的火山爆发。他指出在两颗相邻的行星同时出现生命的可能性极小。

“火星上存在类人生命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他说。

几百个人在当晚或是次日晚上观察到了火星上的气体爆发，然后另一个晚上和紧接着的 10 个晚上，都有一次爆发。没人想到要解释为什么 10 天之后爆发停止了。也许是大量的气体火焰给火星带来了不便。浓密的烟尘在最精密的望远镜下好像灰色的、飘动的斑块在火星的大气层散开，盖住了人们平常熟悉的地貌。

报社终于对这事有了反映，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火星上火山爆发的通俗论文。我还记得，富有幽默感的《笨拙杂志》把它作为政治卡通的题材。没有人

怀疑,那些火星人朝地球发射的抛射物以每秒钟几英里的速度穿过广漠的宇宙,每一天,每一小时离我们越来越近。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当我们面临着这么紧迫的危险,还在为身边的小事忙碌着。我还记得,马克汉姆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用刚获得照片作为他编辑的报纸的插图。这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报业的兴盛发达。而我自己正在学习骑自行车,并忙于编写一系列讨论文明进步时道德观的发展的文章。

一天晚上(第一次爆发的抛射物离我们仅有1000万英里远的时候)我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天上布满星星,我给她解释星座的含义。我指给她看火星,一个爬向天顶的明亮小点,有那么多望远镜正指向这颗星球。那天晚上很温暖。回家的路上,一群从契切和爱尔宛斯回来的人唱着歌,奏着音乐从我们身边经过。居民们正准备上床睡觉,家家户户都点着灯。远处的火车站里传来了调车的轰鸣声,在很远的距离上听起来十分柔和,好似旋律一般。我妻子指给我看那些映衬在天空下明亮的红色绿色和黄色信号灯。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全、宁静。

第二章 陨 星

陨星坠落的第一夜到来了。那是个早上,天空中一条火光向东冲过温彻斯特上空。有几百人看到了它,把它当作了普通的陨星。阿尔平描述说它在后面留下了一条绿色的尾巴,并保持了几秒钟。我们最伟大的星象学家单宁则说,它第一次出现的高度应该在90至100英里,他觉得陨星应该落在离他100英里的地面上。

我当时在家里的书房里写作;虽然我的落地窗面向奥特夏而且没有拉上窗帘(那些日子里我喜欢欣赏夜空的景象),但我却没有看到这颗陨星。然而当我在俯身写作时,这件地球上能看到的很奇怪的东西一定是落到了地上,我如果抬头看一下的话,肯定是能看见它飞过去的。有些看到它的人说它飞过去的时候发着滋滋声。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在贝克夏、秀兰和密德赛克斯的许多人看到了陨星的降落,不过他们最多认为它是一颗普通的陨星。那天晚上没有

人想过要去看落下来的东西。

但是可怜的奥吉尔维也看见了这个东西，他断定陨星落在霍散尔、奥特夏和沃金之间的草地上，于是一大早就起身去找寻它了。他在黎明前离沙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它。地上给这个抛射物的冲击力砸出了个大坑，砂石被抛向了各个方向，覆盖在石南灌木丛上，形成了一个土堆，在一英里半以外就能看到。东面的石南正在燃烧，一缕青烟迎着朝霞升起。

那个东西几乎全给埋在了砂土里，躺在降落时打断的松树碎片之中。露出来的部分好像是一个圆筒，表面给烧焦了，还漆着一层厚厚的鳞状黑皮。它的直径约摸有 30 码。他走近这个物体，对它的尺寸和外形颇感惊讶，因为大部分陨星都是圆形的或者接近于圆形。那个东西由于刚刚飞过大气层，所以仍然很热，使他不能走得太近。圆筒里发出嗡嗡声，他认为是表面冷却不均的缘故，而丝毫没有想到圆筒可能是空心的。

他在这个物体形成的大坑旁边站着，紧盯着它奇怪的外形，觉得它的形状和颜色都非常奇怪，暗暗猜测这个东西的到来应该有所预谋。早晨非常宁静，太阳照在威伯利奇的松树上，已经有些温暖了。奥吉尔维记不得那天早上是否有鸟叫，但肯定没有一丝风，惟一听得到的声音来自圆筒的里面。他只有一个人站在草地上。

忽然他注意到覆盖着陨星的灰皮开始从圆筒的圆形边缘往下掉，就像雪花和雨滴掉落在沙地上一样。一大块灰皮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奥吉尔维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开始的一分钟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还很热，他爬下那个大坑来到圆筒的近前想看个清楚。他还以为不均匀的冷却造成了这一切，但令他困惑的是，仅仅圆筒末端的灰掉了下来。

然后他注意到，圆筒上圆形的顶端开始缓缓转动。它转的如此之慢，仅仅因为他注意到圆筒上 5 分钟前靠近他的一个黑色标记现在已经到了圆周的另一端才发现这个现象。直到这时他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他听见了低沉的嘎嘎声，那个黑色的标记向前伸出了大概一英寸。他突然来了灵感。那个圆筒是人造的——而且是空的，并且有一个可以旋开的末端！里面的什么东西正

在旋开圆筒！

“我的天哪！”奥吉尔维叫道，“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快给烤死了，他们正想逃出来呢！”

他马上把这个东西和火星上的闪光联系起来了。

被关在圆筒里的生物的想法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于是他顾不上圆筒的热量，帮助去旋开盖子。幸运的是发烫的圆筒放出的热量使他想到可能会灼伤自己的手。他不知所措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爬出沙坑，朝着沃金的方向拼命跑去。这时大约是6点钟。他碰上了一个马车夫，于是向他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故事和他的外表实在古怪——他的帽子掉在了坑里——马车夫没有理睬他，赶着车走了。霍散尔桥边一家酒店正在打开门的伙计也不相信他。那个伙计把他当作逃出来的疯子，想把他骗进店里关起来。这让他镇定了一些；当他看见伦敦的记者汉德森在自家院子里，他在篱笆外跟他打招呼，解释了发生的事。

“汉德森，”他说，“你昨晚看见陨星了吗？”

“是啊！”汉德森说。

“现在它在霍散尔的草地上。”

“我的上帝！”汉德森说道，“落下来的陨星！好极了。”

“不过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陨星。它是个人造的圆筒，老兄，有人在里头。”

汉德森站了起来，手里还握着铁锹。

“什么？”他说，汉德森有一个耳朵聋了。

奥吉尔维告诉他自己看到的一切。汉德森过了一分钟才反映过来。他丢下铁锹，抓过自己的外套来到了路上。两个人急匆匆来到了草地，发现圆筒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不过现在里面的声音停下来了，在筒身和盖子之间出现了一条闪亮的金属。空气正从这个边缘溢出，也可能是进入，发出轻微的啾啾声。

他们一边听着，用手杖敲了敲金属上的黑鳞，没有任何反映。他们都认为里面的人不是失去了知觉就是已经死了。

当然他们两个人也干不了什么。他们大声喊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回到镇子里去找人帮忙去了。当店里的人拉下帘子，人们纷纷打开寝室的窗子时，他们浑身沙土，衣冠不整地跑到了太阳底下的街道上。汉德森立即跑进了火车站，

要给伦敦发电报。报界以前的文章已经让人们做好了接受这个消息的准备。

8点钟，一些孩子和游手好闲的人开始往草地上跑，说要看看“火星上来的死人”。这个故事的开头恰好是从这几个字谈起的。我8点3刻出去买我的《每日纪事报》，第一次听到一个报童这样喊着。我当然吃了一惊，立即穿过奥特夏，朝草地上走去。

第三章 霍散尔的草地上

我发现大约20个人围在圆筒形成的大坑周围。我已经描述了那个巨大的、半埋在地下的东西的外形。周围的草皮和砂石已经被突然的爆炸烧焦了，毫无疑问冲击引起了大火。汉德森和奥吉尔维不在那里，我想他们认为目前没什么事情可做，所以到汉德森家里吃早饭了。

五六个孩子坐在坑的边上，脚荡在半空，一边用石子向圆筒扔去，相互打趣。我赶紧制止了他们。他们就开始在一群大人中间玩起了捉迷藏。

人群中间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在我家干过的花匠，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孩，屠夫格里革和他的孩子，两三个游手好闲的人和几个捡高尔夫球的孩子，这些人通常是在火车站周围游荡的。很少有人说话，当时的英国平民对天文学知识了解甚少。大部分人只是看着那个像圆桌一样的大圆筒，自从汉德森和奥吉尔维离开以后，它就一直纹丝不动。我想人们对没有发现一大堆烧焦的尸体一定感到很失望。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人离开了，又有其他人走过来。我爬进坑里，似乎感到脚底下有一点轻微的移动。顶部显然已经停止了转动。

只有当我靠近这个物体时才深切感到这个物体的奇特。第一眼看上去它不会比路边翻倒的马车和吹倒的树给人带来更多的激动。但这个形容并不怎么正确，它更像一个半陷在地上的气体存储器。一定要有一些科学知识才能知道它外表的鳞片并非氧化物，在圆筒和盖子之间露出的金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光泽。对大多数围观者而言，“非地球”的概念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这个东西来自火星，不过我仍然不认为其中可能

有任何的生物存在。我想盖子的旋开是自动进行的。虽然奥吉尔维不那么想，我还是认为火星上存在类人生命。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在圆筒里发现手稿的想法，和试图翻译它们时可能遭遇的困难，还有我们可能发现的钱币和模型等等。然而这个圆筒太大，似乎和我的猜测不大相称。我迫不及待地想着它打开。大约11点钟，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向我在梅勃来的家中走去。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进行正在进行的抽象的调查工作了。

中午以后，草地上的情形大变。早版晚报的头条标题震惊了伦敦：

“从火星来的消息。”

“来自沃金的惊人故事。”

诸如此类等等。另外，奥吉尔维给天文局的电报惊醒了英伦三岛上所有的天文台。

沙坑旁边的路上有几辆来自沃金车站的马车，一辆从恰伯罕来的载客马车和一辆豪华的马车。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的自行车。还有一大群人顾不上天热，从沃金和契切步行而来，所以沙坑附近聚集了一大群人——我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两位穿着华丽的贵妇人。

天气很热，天上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点风，只有几棵零落的松树投下一些阴影。石南上的火已经熄掉，可是从这里到奥特夏的平地都给烧焦了，仍然在朝上冒着烟。恰伯罕路上的一个食品小贩很会做生意，让儿子推来一车绿苹果和姜汁啤酒。

我走到沙坑的边上，发现它被五六个男人围着，其中有汉德森、奥吉尔维和一个高高的、浅色头发的男子，后来我知道他叫斯顿特，皇家天文官。他带领着几个拿着十字镐和铁锹的工人。斯顿特用清楚的高声嗓音指挥着工作。他站在圆筒上，它现在显然冷得多了；他的脸通红，流着汗，好像正为什么事生气。

圆筒的一大部分都给挖出来了，它的末端仍然埋在地下。奥吉尔维一在人群中看到我，就叫我也下去，问我是不是想见见希尔顿勋爵，这块地的主人。

他说，聚集的人群，尤其是孩子阻碍了挖掘工作。他想在周围拉上围栏，把人群挡在外头。他告诉我偶尔还能听见圆筒里轻微的声音，但是工人们无法打开圆筒，因为上面没有可以让他们抓住的东西。这个容器好像非常厚，所以

外面听起来轻微的声音在里面可能会很响。

我非常高兴按照他说的去做，因为这样我就成了围栏里的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者了。我没有在希尔顿的房子里发现他，不过我听说他6点钟在伦敦搭乘滑铁卢发出的火车出发；这时刚好是5点1刻，我先回家喝了点茶，然后走向火车站，希望在路上遇见他。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当我回到草地上时，太阳开始落下了。小群人从沃金方向走来，一两个人正在离开。沙坑边的人更多了，黑色的影子映在黄色天空下——一共有大约200多人。有人吵吵嚷嚷，仿佛在坑边进行着什么斗争。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奇怪的猜测。当我走近一些时，听见了斯顿特的声音：

“退后！退后！”

一个男孩向我跑来。

“它在动，”他跑过我的时候说，“它正在旋开，我可不喜欢，我回家了。”

我向人群走去。我想那里有二三百人，他们推推搡搡，那两三位妇人也不甘落后。

“他掉进坑里了！”有人叫道。

“退后！”几个人说。

人群松动了一些，我挤了进去。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坑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

奥吉尔维说：“我说，让这些傻瓜离远点。我们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呢。”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我想是沃金一个商店里的伙计，正站在圆筒上想从坑里爬出来。他是给人群推下去的。

圆筒的末端开始从里面给旋出来，露出了大约两英尺的螺丝。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下，我差点儿掉到盖子上。我转过身，这时螺丝一定给旋出来了，因为我听见了圆筒的盖子掉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用手肘撞了一下站在我后头

的人，又把头转回去看着那个东西。有那么一会儿，圆筒里看上去一片漆黑，夕阳直射进我的眼里。

我想所有人都期望看见有人从里头钻出来——也许跟我们稍许不同，不过还应该是一种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看见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种灰色的，像波状的运动，然后露出像眼睛一样的两个大圆盘。后来从这个蠕动的一团物体中间伸出一条灰色的、蛇一般的東西，大约有手杖那么粗细，在我面前的空中舞动，然后又出来了另一根。

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我半转过身子，开始从沙坑的旁边向后退，但眼睛却紧盯着圆筒，又一只触手从里面伸了出来。我看见四周人们脸上的惊奇的表情被恐怖所代替。有人含混不清地在说些什么。人群开始朝后退。那个伙计还在坑里往外面爬。我发现自己孤单地站在那儿，沙坑另一边的人开始逃跑，斯顿特也在其中。我又看了看圆筒，一种难以控制的恐惧袭上心头，我呆若木鸡地站着，盯着圆筒。

一个硕大的灰色圆形物体，大小和一头熊相仿，从圆筒里慢慢地、笨拙地冒出来。当它照见阳光时，像湿皮子一样的发亮。

两个大圆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睛周围的部分是圆的，那大概是它的脸。眼睛的底下是嘴巴，它没有嘴唇，一边抖动一边喘着粗气，还淌着口水。整个动物痉挛地吸着气，颤抖着。一个像触角一样的附属物抓着圆筒的边缘，另一个在空中挥舞。

从来没有看见过火星人的人很难想象出这么恐怖的外形。奇怪的V型嘴巴和凸起的上唇，没有眉骨，楔形的下唇下面也找不到下巴，嘴巴不停抖动，长着一一条条像神话里女怪身上的触手，它的肺在陌生的空气里粗重地喘着气，移动困难笨拙，因为地球的重力比火星上大得多。尤其是那双大眼睛虎视眈眈的样子，立即给人一种致命的、非人类的和怪兽一般的印象。它油腻的棕色皮肤上好像长着树瘤，那种行动缓慢和笨拙的、思考的样子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恶心。我第一次见到它就感到厌恶和恐惧。

突然那个怪物消失了。它从圆筒的边缘跌倒，滑进了坑里，发出像一大包皮子落在地上的声音。我听见它奇怪地叫了一声，然后圆筒的阴影里又出现了

另一个类似的生物。

我又转回身，朝几百码外的几棵小树跑去；不过我是跌跌撞撞地斜着身子跑的，因为我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坑里的那些东西。

我喘着气，在幼松和金雀花灌木丛中站定。等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人群稀稀拉拉地站在沙坑边的草地上，像我一样充满着恐惧，紧盯着那些生物，或者望着沙坑边的土堆。随后，我带着恐惧看见了一个圆圆的、黑乎乎的东西从沙坑旁边露出来。那是掉进坑里那个伙计的头，不过在西下的太阳下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现在他的肩膀和膝盖也露出来了，后来他又滑了进去，只剩下脑袋露在外面。突然他消失了，我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叫声。我一时有些冲动，想跑过去救他，然而我的恐惧阻止了我。

那时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被挡在了给圆筒震出的沙堆后面。所有从恰伯罕和沃金来的人看到了这个景象，没有一个不感到奇怪——上百人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站在水沟里、灌木丛后面、门后面和篱笆后头，相互之间用断续的叫声联系着，盯着几堆沙土。那桶姜汁啤酒孤零零地站在地上，给红色天空衬得黑黑的，沙坑边停了许多马车，马匹或者在吃袋里的东西，或者在用马蹄挖地。

第五章 热 光

自从看到了火星人从圆筒里出来之后，一种迷惑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站在齐膝深的石南丛里，盯着挡住他们的土堆。我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好奇。

我不敢回到坑边上，然而却非常想再看一眼。我开始绕着一个大圈走过去，尽量找一些能看见沙坑的地方以便继续观察这些到地球上来的不速之客。一条黑色的鞭状物闪了出来，在落日下划过，又很快缩了回去，接着一个细细的金属棍一节节升了起来，在它的顶端有一个圆盘，颤悠悠地转动着。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部分的围观者分成两队——一队人朝沃金，另一队朝恰伯罕方向走去。